

# 柴來夫辛村的醫生

阿達姆揚著

上海出版公司

# 柴來夫辛村的醫生

阿達姆揚著

虹 · 玖 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48

柴來夫辛村的醫生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蘇聯] 阿達姆揚

譯者 虹·玖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印者 協興印刷廠

地址：上海市海寧路788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篇名 Zarevshen Doctor; How Her  
Life Began?

著者 Nora Adamyan

英譯者 Naomi Jochel

原載雜誌名 Soviet Literature, 1954, No. 1.

定價：進口紙本 人民幣 0.27 元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字數：40,000 印數：1-4,500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62 毫米×1067 毫米 1/32 印張：2-1/4

## 本書提要

本書收集蘇聯阿爾明尼亞女作家阿達姆揚短篇小說兩篇。在“柴來夫辛村的醫生”中，作者將一個自高自大、個人主義的醫生，和一個熱誠為羣衆服務的年輕女醫生，作了一個強烈的對比，諷刺了小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和自私自利的打算，準確地指出一個人民的醫生應走的道路。在“走向新的生活”中，作者藉着一個女科學家的回憶，揭露小資產階級的虛榮、保守和超階級的觀念。冷酷無情的老祖母，嚴格地管教她的孫女，企圖將她造就成一個舊式典型的賢妻良母；小孫女忍受不住祖母的專橫，她跳出家長式統治的家庭的小圈子，“走向新的生活”。

## 目 錄

|                 |    |
|-----------------|----|
| 柴來夫辛村的醫生 .....  | 1  |
| 怎樣開始了她的新生 ..... | 35 |

## 柴來夫辛村的醫生

星期六那一天，柴麗克要比往常早一些結束了治療工作。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收穫了，莊員在收穫的日子裏，除非絕對必要，不會到醫生那裏去看病的。她把藥箱掛在肩上，到附近幾個田營裏去巡視一周，換幾個小敷料，然後把眼藥水送到打穀場上去，在那裏人們往往會把東西弄到眼睛裏去。有些人不願麻煩，她還得強制他們治療。治療完畢後，她站着，欣賞那穀粒沙沙地像激流一般，從打穀機裏湧出來。

“柴麗克，到這裏來，挨近我！”又黑又矮的阿斯泊拉姆這麼叫，她的臉上厚厚地撲着灰塵。

“到我們這裏來，柴麗克！”正在打包的婦女們在喊着。

那些人都是她童年時期的朋友們，她從前常常在這裏跟她們一起打穀子。但是現在她不能了——她有她自己的工作，有她自己的職務。

如果工作隊長阿佛克桑屈斯楊不會對她說了一些使她喪氣的話，那麼她會在那裏多停留些時候的。當她高興地告訴他說，她在工具間裏找到了幾把又大又寬的鐵鏟，正好到沼澤地去工作時派用場，他站在那裏吱吱唔唔地猶豫着，接着，眼睛畏罪地瞧着別處說：“本星期我們不到沼澤地去工作了。”

“你們不去，這是什麼意思呀？”

“加魯斯德說我們不該去，收穫太忙啦。”

她或許早已料到了，當然囉，這完全是主席幹的。人家患了瘧疾病與他不相干。那個人哪，他從來不瞧瞧鼻尖以外一吋遠的地方的。

“加魯斯德在什麼地方？主席到哪裏去啦？”柴麗克一邊走一邊問。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他的。他早已到高地牧場去了，非到黃昏不會回來的。

在走向診療室去的路上，柴麗克順便到學校裏去訪問，集體農莊在夏季農忙的時候，在那兒給孩子們辦了一個托兒所。窗簾都放下來了，室內是涼爽而安靜的：孩子們正在睡午覺。柴麗克在一排排小牀中間走着。那邊呼吸平勻、伸出了她的小拳頭、又胖又大的嬰兒是阿諾許，她是阿斯泊拉姆的小女兒；那邊一條赤裸裸的小腿從被單下面伸出來的是每個人所喜愛的小寶貝阿許特。柴麗克很想在他的牀邊停留下來，但是她急急地走過去了：阿許特是她的姪兒，不要讓別人以為醫生對自己的親戚的孩子特別關心。可是她在這一排的最後一隻牀邊停留了好長一個時間，在那隻床上正睡着一個小的女孩。這個孩子生下來，就沒有氣了！那時，柴麗克在這個青紫色的小身體上費了很大的勁，希望能夠攔起那生命的光芒！“沒用了，你在幹什麼呀，”每一個人這麼說，“你不可能把一個死嬰弄活的。”但是這個嬰兒終於活了，現在這世界上又多了一個人。而且她也是一個這樣可愛的小女孩呀！

緊跟在她後面的是那個會說話的矮胖子馬尼許，很驕傲

自己是托兒所主任。

“今天早晨我到庫房裏去領白塔油，想想看，他給我陳白塔油！爲了孩子們他竟把陳白塔油拿給我！我很平靜地問他道：‘你把新鮮白塔油省下來給誰呢？’他說：‘我們要拿到鎮上去賣，’接着他又說：‘主席這麼說的。’好吧，我拿起陳白塔油對準他的臉擲過去……”

柴麗克嚴厲地盯着她。

“我正好把白塔油擲進桶裏去，”馬尼許修正她的話，“我對他說：‘你不該要我領這種白塔油的。你曉得這是什麼道理嗎，如果我給孩子們這種白塔油，醫生會把我的頭咬掉的！’他說：‘醫生嗎？你指沙可沙洛楊的女兒嗎？’阿呀，他又說‘她有什麼可怕的哩。’”

“那末，白塔油怎樣呢？”

“哦，他終於讓我拿了新鮮白塔油。他不敢不給。我倒願意瞧瞧他不給呢！”

當柴麗克走出來，跨上陽光照耀着的走廊的時候，一個光着腿的小女孩從路上奔向學校裏來。一到那裏，她喘着氣：“快來呀，柴麗克，我們的阿莫病啦。”

柴麗克跟着孩子走，她懷疑她畢業後回到這裏來工作是否恰當。但是柴來夫辛村不是最自然適合於她工作的所在嗎？這裏有她的家、她所愛的人住在這裏，每一樣東西都是她所熟悉的、而且和她不能分開的。但是她已經發現這裏並不是那樣順利的。人們在這裏還記着你是個小孩，每一個人，就

連那些孩子們也用小名來叫你，在這一個地方要人家來尊重你是困難的。舉例來說吧，她在主席的眼睛裏有什麼權力呢？這就是他對她的要求不重視的原因了。對於那個沼澤的排水工作，雖然區行政委員會和村蘇維埃公開地指示過，那是非搞不可的，但是他祇派了一隊人去搞了一次。

現在她到了阿莫的家，看見這個漂亮年青的拖拉機手躺在榻上，身上蓋了一條厚的羊毛毯。他的臉通紅，兩眼充血，他顯然發着高燒。

“病得很厲害，阿莫。”柴麗克苦惱地搖頭。

“你不能幫點忙嗎？”阿莫懇求道，臉上露出一絲歉容。“在這時候生病真太不湊巧了……”

“請你告訴他，柴麗克，爽快地告訴他吧！他現在爲了脫離了工作正在歎氣呢。不要到你不應該去的地方去就好啦，那麼你也不會得病的。”

“媽！”阿莫懇求着。

“什麼，他到什麼地方去過？”柴麗克刻板地問，眼睛却瞧着溫度表。“他的熱度很高。”

“我爲什麼不該告訴她呢？他一定要到阿范羅村去，差不多每晚去。所以他竟弄成這個樣子。”

柴麗克讓阿莫躺平，就摸到了他的脾臟。當然囉，脾臟是腫大了！老婦人一提起阿范羅，她就料到了。

“瘧疾，”她說。

“咳，我也這麼說呀，”阿莫的母親附和着。當柴麗克在外

邊院子裏洗手的時候，她又補充道，彷彿原諒她兒子的糊塗似的：“他有個愛人在阿范羅，他們就要在今年秋天結婚啦。”

從這個懸崖邊緣的院子裏望出去，你可以看見柴來夫辛村那麼高高地聳立着。起伏的山坡圍繞着底下廣闊的山谷，越升越高，與遠方的高山接連在一起，懸崖腳邊一條溪流蜿蜒地流進近鄰阿范羅。阿莫的病就是從這條小溪直接傳來的，柴麗克最擔憂的也正是這條小溪。在春天和夏天，山雪溶化的時候，這條小溪慣常會泛濫，這樣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片沼澤，這一片沼澤非常叫人討厭：有幾個阿范羅和柴來夫辛村裏的居民都從這兒得到了瘧疾病。因為整個阿爾明尼亞蚊虫滋生的地方早已被清洗過了，而且現在瘧疾病人也已經是絕少的了，所以對這件事更加覺得煩惱。

柴麗克却感到相當得意——因為由於她的佈置，檢查委員下鄉來過並且囑咐排乾這個沼澤。這不過是片小沼澤，所以通知阿范羅和柴來夫辛村的人民自己來搞，同時用殺蚊藥水來噴霧。

看來他們噴得並不十分道地，當她聽到了阿莫的呻吟聲時，她不愉快地想着。為什麼我們這裏瘧疾病要比阿范羅多呢？沼澤是在他們的地段上，並不在我們這邊，沼澤剛巧在他們上首，但是事實上他們那兒的人很少生瘧疾病——往往不是外地人便是我們村子裏的人往山谷裏去就染上了瘧疾病。我要把這件事請教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

無論如何，既然他們今天不到沼澤地去工作，那麼她要到

阿范羅去一趟，把最近的記錄帶給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

那個醫生，他知道怎樣叫人尊敬他！他不讓自己像柴麗克那樣不管白天或黑夜，隨時隨刻地讓人叫喚，可能以急診例外。“我在做研究工作，不容許打擾的，”他曾經斬釘截鐵地對他們說，村裏每個人都敬畏他，就是集體農莊主席也這樣。

“我們的醫生像教授那樣的高明，”阿范羅人這麼說。柴麗克同意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的優點。她覺得自己有一個既有學問又有經驗的醫生在她附近工作是很幸運的，縱然這件事不祇一次地刺痛她的自尊心。

“我一定要到阿范羅去！”有一天柴來夫辛村主席的那個患風濕病的岳母這麼說。“巴格雷特醫生會把他的塗擦藥水給我用，真有奇效。”

“我也可以把這種塗擦藥水給你的，”柴麗克不快地回答她。“巴格雷特醫生橫豎不會見你的，他不必接見不住在他那一區裏的人。”

“哦，他會見我的呀！”老婦人狡滑地微笑着。“我們曉得怎樣去做。我先去拜訪他的母親，她喜歡人家對她表示親切的關懷。但是你不要難受，親愛的，你也是個好醫生呀，”她好意地補充着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柴麗克總覺得很難受，雖然她自己也經常到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那裏去叨教。

當她第一次拜訪他的時候，他曾這麼說：“你會給我很大的幫助的，親愛的同道，如果你能把你們區裏面所有嚴重的病例的詳細報告給我的話。”如今一年已經過去了。巴格雷特色

其也維奇老早就用小名來稱呼她了，柴麗克經常把他所要的報告供給他，用又大又清楚的字體謹慎地寫出來。她認為自己對研究工作也多少貢獻了一點力而感到高興。

回到診療室，柴麗克脫去那件漿得筆挺而光亮的白大衣，小心翼翼地掛起來。不論什麼時候當她看着它，她總是情不自禁地感觸到一種神祕的自負——那已不是一件背後和手腕處繫着帶子的學生穿的白大衣了，而是一件有着大口袋和大螺鈿鈕扣的真正是醫生穿的外衣了。

當她步行回家的時候，村莊的街道是寂靜的，白天這一個時候常常是這樣的。只有那些黑頭巾一直包到鼻子的老婦人們坐在木廊上清理穀粒或者捲羊毛。

在這樣炎熱的沉靜中間，柴麗克的小女兒卡琳卡好像顯得更活潑更有生氣似的，她從屋子裏衝出來，朝她母親跑過去，伸出兩隻手臂來，歡喜得發出咯咯的聲音。

“媽媽，現在你可以留在家裏嗎？”當柴麗克抱住她的結實的小身體時，她這麼要求着。卡琳卡一看見媽媽往往一開頭就這麼問。

“你為什麼不在幼兒園裏呢？”

卡琳卡認錯地、眼睛低視下來。

“每個人都睡啦，”她低語着。“我不要睡覺。”

“你從幼兒園裏偷跑了出來，”柴麗克說。“現在你不可以跟我上巴格雷特伯伯那裏去。我剛才正要來帶你去，現在我却不能帶你去了。”

“啊，媽，你沒有那個意思……你在開玩笑，媽……你要帶我去的，是不是？你講！你一定會的！媽媽，你讓我同去吧？”

卡琳卡激動得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柴麗克爲了她自己不夠穩定而氣惱着，她掩飾地回答道：“我們要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乖。”

柴麗克的婆婆正在院子裏木頭蓋的披屋下面烘餅。在她的靈活的手指底下，一塊不成樣的麵粉團，轉瞬之間變成了一塊又長又扁的餅；她輕巧地把餅拍在凹下去的爐子裏灼熱的一面，二、三分鐘以後，都變得又脆又紅了，再用長鉤拿起來。剛做出來的餅是香甜的，放在大桌子上涼着，還有好多都掛在走廊的木欄干上。

老太太祇不過抬起她的被熱氣燻得發紅的眼睛來，頭轉向她的朋友——一個老婦人坐在她旁邊的地上。她這麼說着，“她來看你了。”阿沙的母親在過去家長式的嚴格的生活習慣裏長大起來的，所以一向是說話謹慎的。客人沙娜伯母坐在院子裏石版鋪的路上，裙子像一把大扇子似的散開來。當柴麗克走進來時候，她的火磚式的面孔顯出一種愁苦的表情。柴麗克感嘆地想着，她要纏死我了。

“我病啦，病得好厲害呀，”沙娜伯母低沉地說，好像是在回答柴麗克的想法似的。“你的伯父說，‘到診療室去。’”但是我自己却想：這不大妙。這個醫生不是我們沙可的女兒嗎？她不是其可的媳婦嗎？而我的祖母和其可的母親不是表姊妹嗎？說來說去我們還不是一家人嗎？所以我說，‘如果我到診療室

去找她，柴麗克會不開心的。’“於是我到這裏來啦！”

顯然的，柴麗克可能會覺得高興的，假使在她家裏找着她。

她凝視着沙娜伯母龐大的身材和她那發紅的面頰，她想她一定患着高血壓症。

“晚上不能睡覺……我心痛，背痛，手臂痛，我是這樣的混身不舒服！主席說：‘在收穫的季節裏，幫忙看管家禽去。’但是像我這樣一個有病的老婦人怎麼可能呢？”

阿沙的母親把一塊生麵團從這一隻手拋到另一隻手裏，向沙娜伯母警覺地看了一眼，然後問道：“你餓嗎？”每當柴麗克回家來時，她照例是這麼問的。

她那付神情以及不客氣地打斷了沙娜伯母談話的那種姿態，暗示給柴麗克這位老太太不頂關心她的這位親戚的。

“你還是到診療室來的好，”柴麗克這麼說。“我的醫療器械和藥品全都在那邊。”

“好吧，那末你現在先給我一張證明條子，”沙娜伯母開始要求着，但是柴麗克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她知道怎樣去對付。

“不，”她巧妙地回答道，“你可能病得很厲害，這樣我應該送你到鎮上去給教授去瞧瞧。”

沙娜伯母費了很大的勁才站了起來，拖着那條摺縐的裙子蹣跚地向門口走去。

“吃你的飯吧，不必等啦，”阿沙的母親說。“阿沙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呢。”

柴麗克點點頭。在耕種和收穫的日子裏，她常常會幾星期難得看到她的丈夫的。就在這時候她熱烈地想望着把她的煩惱講給他聽聽！

“收穫竟把每一個人送去做些瑣屑的事務！”她煩悶地說。  
“正因為他們不善於組織，弄得其他一切都不能去做！”

將近黃昏，集體農莊的馬車趕到了屋子前面。卡琳卡馬上坐在駕駛員旁邊，得意揚揚地注視着那些圍攏來看熱鬧的她的朋友們。

當他們到達村梢時，可以看見下面山谷裏長着叢密的果樹園的阿范羅村。馬拖了車子輕易地在寬闊而起伏的路上走着。炎熱逐漸消散了，天空是晴朗的，空氣顯得新鮮而稀薄。從溪邊送來一陣陣清涼的氣息。沿着溪邊一片片碧綠的苔蘚是沼澤地區正確的標記。柴麗克向下窺視，靠近沼澤的邊緣那裏是村人們挖掘的溝。看起來是多麼微小而沒意義。已經完成的是多麼稀少呀！

從緩緩地傾斜着的道路上走下來，他們曲曲折折地灣進了峽谷。雖然是很短的一段距離，但是高度的差別却明確地暴露出來：一股冷濕的空氣似乎在鯨吞他們，直使吸慣山上新鮮而又乾燥的空氣的人們感到要窒息。接着他們經過了一條帶似的果樹園和一行行無窮盡的葡萄園，最後來到了阿范羅。

柴麗克對於這兩個相距不過十幾哩的村莊間的差別，一向表示驚奇。柴來夫辛只有黃色和櫻色——黏土，沙，麥

子——可是阿范羅有着變化無窮的綠色，從一簇簇銀灰色的胡頹子灌木叢以及幼小的葡萄樹柔嫩的顏色，一直到一片暗色的胡桃樹頂。柴來夫辛的空氣是新鮮而乾燥的，在阿范羅呢，大地上發散出一陣陣潮潤的水氣，到處可以聽得見溪流淙淙的聲音。就連家庭用具也不同。在柴來夫辛村你常常可以見到又寬又扁的器具：例如用來吹乾和清理穀粒的柳條編結的大籃子或是簍子，扁盤，碟子等；阿范羅有的是極大的黏土做的有柄水壺——他們叫卡拉司——漂亮的狹頸壺，周圍用柳條圍起來的瓶子等，這些用具都是用來盛酒以及盛葡萄和桑椹汁的。日常生活也不相同。舉例來說吧，正像現在，柴來夫辛高地上的人們那樣忙碌着收割穀物。但是阿范羅的生活動態却是悠閒的，不慌不忙的。阿范羅耕種穀物的土地並不多，這裏穀物成熟得早，所以早已收割了；但是作為村莊主要收穫的葡萄呢，才開始結實，掛在那裏看來好像是小的綠色的念佛珠。

在一所潔白的有着“診療室”標記的房屋門口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遇到了他們。

“卡琳卡趕快到我母親那邊去！”他命令着。“今天我碰到一個病人可能患麻疹。”

卡琳卡飛奔到花園盡頭的那所熟悉的小屋子裏去，那裏有一個身材粗大的老婦人，有着一對靈活的黑眼睛，微笑地在門口等候。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的眼睛也是一樣的明亮而略微突出，它們帶着微歛的笑容凝視着這個世界，好像說：“你要

告訴我的，我全知道。”

這種沉着的自信正是柴麗克所沒有的。一個醫生却應該具有這種態度！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常常這麼說：“一個醫生即使只有一瞬間讓病人知道他不能把握住自己，那個醫生是不足取的囉，病人將會對他失去信心，他所給予病人的治療不會起什麼好的作用的。每一個醫生必須略做演員，他的自信並不遠遜於他的藥物。”

有了他的魁梧身材，自信心對於他來說是挺合適的！柴麗克決不忘記那件事，當她去接洽工作時，區衛生局局長曾這樣問她道：“孩子，你要求的是什麼？”

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的診療室一向是富有條理的，典型的，那就是柴麗克渴望着而不能達到的。當然囉，阿范羅比柴來夫辛村要大得多，這裏的診療室佔據了整個一所三間房間的屋子，此外還有藥房和醫院。但是她知道那並不是理由呀，不，那是因為巴格雷特色其也維奇比較更為能幹。他需要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在他的手邊每一樣東西都有它一定的位置，每一樣東西都是講究的，潔淨的。

“你在自己的診療室裏，你應該可以閉起你的眼睛來工作，”他常常這麼對她說。“每一樣器械，每一樣藥品應該有一個固定地方，沒有別的地方。”

而柴麗克呢，簡直無法做到。雖然她經常把東西按照次序擺好，但是那些東西却離開了原位。閉起眼睛來工作吧！不錯，說起來真丟人，有一天她爲了找尋過錳酸鉀，她化費了五